

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奧與寬容問題

Dr Alexander Ressos, TEP
Attorney-at-Law (Switzerland), Solicitor (Hong Kong),
Solicitor (England & Wales)

歸正宗世界並不是一個寬容的世界。1553 年 10 月，加爾文治下的日內瓦以異端罪處決了西班牙醫生兼神學家米歇爾·塞爾維特（Michael Servetus）。這次處決引發了一場關於基督教當局是否有權處死異端的辯論。這場辯論中最重要的聲音來自巴塞爾。Sebastian Castellio 是一位法國人文主義者，曾任日內瓦學院院長，因與加爾文發生衝突而離開該城，後在巴塞爾為 Oporinus 擔任校對，之後又出任巴塞爾大學希臘語教授。1554 年，他以化名出版了一部反對迫害異端的文集 *De haereticis an sint persequendi*，即《論異端是否應受迫害》。他還撰寫了一篇對加爾文為處決塞爾維特所作辯護的答辯，該文直到 1612 年才付印。¹

在這篇答辯中，Castellio 寫下了一句已成為寬容原則經典表述之一的話：殺死一個人，並不是捍衛一種教義；那只是殺死一個人。他認為，任何人間權威都不能在信仰問題上聲稱擁有足以剝奪他人生命的確定性；信仰不能被強迫；迫害異見者違背基督的精神。Castellio 的論點在當時影響甚微，但後來成為宗教自由觀念發展的重要來源。

Castellio 身在巴塞爾，這一點意義重大。這座城市雖然信奉歸正宗並實行道德紀律，卻容許那些無法在日內瓦或其他地方生存的異見者居留，只要他們不引起公共醜聞。Castellio、意大利流亡者

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奧與寬容問題

Celio Secondo Curione 和 Bernardino Ochino，以及其他持非正統觀點的人，都在巴塞爾找到了避難所和印刷所。這種相對的寬容雖然有限，有時也岌岌可危，卻使巴塞爾成為歸正宗世界中的一個思想自由之地。它屬於一個金融中心所需要的開放性的歷史。

一個希望吸引來自不同國家、文化和宗教的客戶的金融中心，必須為他們提供安全、可預見性以及對其私人事務的尊重。它不能要求客戶認同其宗教或政治。巴塞爾在 16 世紀不完美地實踐著的對多樣性的寬容，在此後幾個世紀成為其商業和金融成功的條件。它也提出了一個至今仍然處於核心地位的問題，即這種寬容的界限：一個金融中心是否應當接受其所不認可之活動的客戶的資金，以及尊重隱私與同流合汙之間的界線在哪裡。E 部分所考察的關於洗錢、制裁和政治公眾人物的現代規則，以法律語言劃定了這條界線。

1 註釋

1. 關於 Sebastian Castellio（1515–1563 年）、他在巴塞爾的活動、*De haereticis an sint persecuendi*（1554 年，化名 Martinus Bellius）以及 *Contra libellum Calvini*（1554 年寫成，1612 年付印），參見《瑞士歷史辭典》（HLS）“Castellio, Sebastian”條目。有待核實

僅供一般參考。本文不構成法律或稅務意見，不能取代針對個別情況的專業意見，亦不建立律師與客戶關係。本文反映截至 2026 年 9 月的法律狀況。

網上版本：hk.helveticaregister.com/basel-sebastian-castellio-and-the-question-of-tolerance